



1934年春，沈从文与张兆和合影。



青島市立中學舊照。(摘自青島城市檔案論壇)

中山公園涼亭舊影。

1982年，沈從文張兆和最後一次回鳳凰。

海上那一—— ——中山公園見證沈從文與

沈從文的
朋友圈

□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宜庆

中山公园里万籁俱寂，小西湖里的荷花散发着芬芳。这香气中带着一点凉意。他们抬起头，发现一轮月亮正悄悄西沉……这大而圆的月亮，呈鸭蛋红色，两人平生所未见，这奇异的景象，令陈翔鹤有点害怕。于是，沈从文送陈翔鹤回青島市立中學。

1931年8月至1933年8月，沈从文执教国立山东大学，在青島创作了《都市一妇人》《三个女性》《如蕤》《若墨医生》《从文自传》等作品，两个学年的时间，沈从文出版了七八本著作。这是他一生精力旺盛、作品高产的时期，每天只睡三个小时，躲在房间里拼命地写作。他的经典小说《边城》是游览崂山北九水时，获得的创作灵感。在青島，沈从文开拓他的文学版图，他的朋友圈也不断扩大。

海滨的沈从文是孤独的，但他在青島也有不少好友。巴金、叶公超、卞之琳、张宗和、吴伯箫、陈翔鹤……都走进福山路3号沈从文的宿舍。本期人文青島，半岛全媒体记者采访了青島文史学者翟广顺等人，讲一讲沈从文与陈翔鹤的友情。

2 那一年

从文追梦当京漂 翔鹤加入沉钟社

1923年8月，走出湘西的沈从文到了北京。怀揣读大学梦想的沈从文，很快意识到京城米贵，居大不易。为了方便在北大旁听，他在沙滩附近的银河胡同一个公寓里，租住了一个“房间”。这个“房间”是由原先一个贮煤间略加改造而成，“临时开个窗口，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，用高丽纸糊好，搁上一个小小写字桌，装上一扇旧门”。房间狭小，光线不佳，沈从文给这个房间取名“窄而霉小斋”。

沈从文在北大旁听，结识了一批喜欢新文学、进行创作的北大学生。他与北大中文系的陈翔鹤、外文系的陈炜谟（学英语）、外文系的冯至（学德语）、哲学系的杨晦熟悉了起来，并成为好朋友。这一批以沙滩为中心，常见面的朋友有湖南人刘梦苇、黎锦明、王三辛……陈炜谟、赵其文、陈翔鹤是四川老乡，志同道合。沈从文与这些人交游甚密。

陈翔鹤出身商人家庭，家境不错。沈从文在《忆翔鹤》一文中写道：“翔鹤住中老胡同，经济条件似较一般朋友好些，房中好几个书架，中外文书籍都

比较多，新旧书分别搁放，清理得十分整齐。兴趣偏于新旧文学的欣赏，对创作兴趣却不大。”陈翔鹤从青年时代起就与文学结缘，他的文学生涯始于上海读复旦大学时。1922年，陈翔鹤在上海与林如稷、邓均吾、陈炜谟组织浅草社，创办《浅草季刊》。浅草社核心人物林如稷赴法留学。陈翔鹤北上到北京大学深造，专攻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，并与杨晦、冯至、陈炜谟等人组织创办沉钟社，编辑出版《沉钟》半月刊。“浅草”象征着青春的一抹青翠绿色，“沉钟”象征着人生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，他们要以文艺唤醒沉睡的世人；为内忧外患的时代带来黄钟大吕一样的声音。

《浅草》《沉钟》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，沉钟社的四口“钟”，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鼓励。鲁迅这样评价《浅草季刊》，“向外，在摄取异域营养；向内，挖掘自己的灵魂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”。这给予年轻人莫大的鼓励。鲁迅先生认为“沉钟社是当时中国最坚韧、最诚实、挣扎得最久的团体”。（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序》）还说：“看现在文艺方面有力的，仍只有创造、未名、沉钟三社。”

那一刻

公园凉亭深夜谈 见证海上红月亮

1932年，沈从文在青島教书，他的老朋友陈翔鹤1月份也来到了青島，担任青島市立中學的语文教师，同时在市立女中兼课。两位老友在青島重逢，每逢周日，常常聚在一起聊天，谈心、叙旧。中山公園留下了两位作家的身影。

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沈从文仍然清晰地记得和陈翔鹤交往的种种细节。他在《小忆青島》一文中写道：“那时老朋友陈翔鹤先生，正在中山公園旁的市立中學教书，生活十分苦闷，经常到我的住处，于是陪他去公園，在公園一个荷塘的中央木亭子里谈天，常常谈到午夜。公園极端清静，若正值落月下沉海中时，月光如一个大车轮，呈鸭蛋红色，使人十分恐怖，陈翔鹤不敢独自回学校，我经常伴送他到校门口，才通过公園返回宿舍，因为我从乡下来到大城市，什么都见过，从不感到恐惧。”

沈从文的这段回忆，很有画面感。通过他的描写，可以想象两人在中山公園凉亭促膝对谈。时值盛夏，晚风吹过荷塘，带来莲花的清芬。刚开始，两人坐下来聊天时，公园里还有零星的人，不知不觉，已到深夜。周围一片寂静，风停憩在樱花林中。亭亭玉立的荷花在月光下，进入梦境。两人谈国事，一·二八淞沪抗战，时而慷慨激昂，时而新亭对泣。谈各自的工作，谈进行的创作，谈共同的朋友，谈昔日北大听课时的共同经历……他们话语终止，互相望着，沉默了一会，公園里的月色很安静，忽然，停憩的风醒来，微微摇动着树梢，地上的树影在动，满池风荷的清香浮动。他们抬起头，发现一轮月亮正在悄悄西沉，这一次的深夜谈天，已过了子时。这大而圆的月亮，与“皎皎空中孤月轮”迥异，呈鸭蛋红色，两人平生所未见，这奇异的景象，令陈翔鹤有点害怕。沈从文看着悬在海面上空的月亮，道了一声：“有什么可怕的，我送你回校。”两人踩着皎洁又有点神秘的月光，踏着远处汇泉湾的潮声，穿过大半个中山公園，来到市立中學门口……

沈从文看着陈翔鹤进了学校，目送他进了

“山海楼”，才转身离开。他穿过中山公園，经过万国公墓时，他瞄了一眼月光下静穆林立的墓碑，听到猫头鹰发出一串悠长的“咕咕苗，咕咕苗”叫声，诡魅的叫声，也许是在笑。沈从文想起古人记录的怪鸟的鸣叫，也不觉得疹的慌。他知道，这不过是昼伏夜出鸟儿的生活习性罢了……

陈翔鹤执教的青島市立中學校址位于太平山下的伊尔蒂斯兵营，中山公園东，校门口开在湛山大路（今香港西路）上。青島市立中學的前身是1924年成立的私立胶澳中學，是如今的青島一中。不同历史时期，不同的名字，校址也经常变。1924年夏，姜季（顾随）辞去济南女一中的教职，接受青島新成立的胶澳中學的聘请，为国学教师，同时也教英文。顾随在此教书，冯至来到青島度过了一个暑假。他俩又请陈翔鹤、陈炜谟也来青島教书。青島文史学者翟广顺先生说：“‘浅草社’成员在青島留下深深的印痕，1924年夏天，他们在青島编辑《浅草》第四期，没有料到这是最后一期。”

据翟广顺先生介绍，陈翔鹤在青島完成了两篇小说《转变》和《独身者》。“这两篇小说，大抵折射了陈翔鹤的情感变化和文艺美学，带有强烈的青春伤感气息。有研究者称之为‘感伤小说’。陈翔鹤在青島情感不顺，与其失恋有关，当时他在追求孔德中學女生王迪若。”所以，他经常和好朋友沈从文在中山公園凉亭谈心。两人的情感经历一样，真是难兄难弟。后来，都修得正果，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，陈翔鹤与王迪若结婚。

陈翔鹤执教的青島市立中學，想来沈从文曾经也去过。两人执教的两所学校，一为大学，一为中學，都是在德国人留下的兵营办学。从1924年到1937年，顾随、王统照、刘次箫、王少华、王赞臣、张友松、汪静之等在青島市立中學执教，留下诸多诗文与记忆。昔日的兵营，成为文教胜地，枪炮最终偃旗息鼓，笔墨取而代之，校园里的琅琅书声淹没了曾经的军队操练声。两所学校都有一大批作家春风化雨，青島堪称文学名家群星闪耀之城。